



人生
邊關處

童心

課堂內外，看着學生們忙碌的身影，總忍不住心生悲憫：課程滿滿的，大腦高速運轉；課外活動滿滿的，必須爭先恐後；倘若周末再去一些興趣班、補習社，休息的時間就少之又少了——難怪都說，這個年代，太陽底下最辛勞的職業，非學生莫屬。不用看各類網站上「專家指出：本港中小學生睡眠嚴重不足」這類加了幾個驚嘆號在標題後面的資訊，教室裏上兩節課就能知道，單那不用伏案、閉眼即眠的功夫，絕不是一日兩日能練成的。

我問過很多學習成績優異、校內外活動也表現優秀的同學，「為何這樣拼，不怕身體受不了嗎？」

學生的答案雖然不是千篇一律，但「不能輸」是被提及最多的核心詞彙。當我追問「不能輸」的原因是什麼？很多學生告訴我：「爸爸媽媽會不開心。」

這是經典的成語在作怪：望子成龍。家長們總是在子女身上投注太多的希望。這些希望，太沉、太厚，以至於常常令孩子們壓力重重。孩子們的成長，如何能快樂一點，純真一點，輕鬆一點，固然需要學校和家長的共同努力。但倘若我們首先能讓望子成龍的理念回歸到個體生命自身的自然規律上來，會不會更科學一點？比如，與其望子成龍，不如望子成人——做一個真實、善良、快樂、健康的人。家長們總是有太多的擔心：真實了，吃虧怎麼辦？善良了，被人欺負了怎麼辦？快樂了，成績不好怎麼辦？健康了，只長身體不長智慧怎麼辦？

殊不知，那個萬千家長都期待的「龍」，又該一定是個什麼樣子，有標準答案嗎？如果一個孩子，連人都沒來得及做好，那能成為所謂的「龍」嗎？這個世界上，與能用金錢、地位等等物質來衡量的「龍」相比，成「人」才是更難也更寶貴的。



百家
廊

劉敏洋

(本欄目逢周一出版)

望子成「人」



心窗
常開

潘金英

曾幾何時，香港的廣東歌紅遍大江南北。香港人在電視新興的年代，由細到大聽不少盧國沾填詞的廣東流行曲，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為電視劇《天蠶變》主題曲填詞，他因擅長為武俠劇主題曲填詞，更榮獲封為「盧大俠」稱號；他由古裝劇到時裝劇，創作了不少經典劇集歌詞，包括《陸小鳳》《小李飛刀》《人在旅途灑淚時》《戲劇人生》《乘風破浪》《前程錦繡》《今生無悔》等，可謂記錄了香港數十年來的發展和轉變，感謝盧國沾以廣東歌詞陪伴數代香港人成長，我們這代人沒有人未聽過或未唱過盧國沾的歌詞，他富才華、是不可多得之出色填詞人，他填詞的電視劇主題曲深入人心。

「斜陽裏，氣魄更壯，斜陽落下，心中不必驚慌……互助互動又互勉，哪怕去到遠達那方，前程盡願望，自命百煉鋼，淚下抹乾……」我很喜歡盧國沾寫作歌詞之風格，他筆下每個字、每句歌詞，皆包涵深情及意義。羅文唱出「小小苦楚等於激勵」磁力的歌聲，感動多少於挫折中掙扎的人，聽着眼角禁止不住湧出淚光。

盧國沾為電視劇主題曲和插曲填詞，首首經典；他寫廣東歌詞，會配合不同歌手形象和歌曲內容寫詞，像他寫的《驟雨中的陽光》（曾路得演

廣東歌詞壇盧大師

唱）、《陸小鳳》（鄭少秋演唱），以及《大地恩情》（關正傑演唱）反映家鄉情，更是街知巷聞：

「河水彎又彎/冷然說憂患/別我鄉裏時/眼淚一串濕衣衫/人於天地中/似螻蟻千萬……若有輕舟強渡/有朝必定再返……」

在麗的年代的《大地恩情》收視大捷，搞到無綫要腰斬播映中的劇集，在香港電視史上傳為佳話。

歲月留聲，心中留情，盧大師雖辭世，我感謝他為世界留下很多好作品。他創作美好歌詞，生命發光發熱。綜觀他的生平，可說寫到做到，他絕對不枉此生，相信他「今生無悔」。他的離逝，令人憶念及尊敬緬懷，但內心會記住他在世子眾人的美妙歌聲好時光，他的詞作蘊藏深厚的情感與哲理，文字功力深湛，作品時而細緻入微、時而氣勢磅礴，皆觸動人心，畢生致力於為香港樂壇創作經典金曲，留下世人寶貴的集體回憶，我深深感激他對香港文化的卓越貢獻。



●《大地恩情》 作者供圖

自拍：數字技術與身份表達的雙刃劍

商。更具爭議的是平台經濟的隱性操控。當Instagram將「高飽和度暖色調」設為推薦濾鏡，當小紅書熱門標籤助推「純欲風」「高智感」等審美模板，用戶的自我呈現實則被納入流量經濟的生產鏈條。南洋理工大學的實證研究顯示，每增加10%的「平台推薦美學元素」，圖像互動率可提升23%，這種激勵機制正系統性地重塑大眾審美認知。數字身份的政治經濟學。在倫理層面，自拍文化引發的「真實性悖論」愈發尖銳。巴西貧民窟青年用Gucci濾鏡構建「富豪人設」，中東女性藉Snapchat動漫面具突破面紗禁忌，這些「抵抗性自拍」實踐凸顯數字身份的政治潛能。

但劍橋學者德祖安尼警告，當BookstoreChallenge等看似無害的標籤，實則將用戶閱讀偏好轉化為精準營銷數據，自我身份表達已異化為「數字勞工」的新形態。值得關注的是，影像權利的歸屬困境，某國際品牌未經授權挪用素人自拍進行AI訓練的訴訟案，揭露平台用戶協議中的「數據陷阱」——多數App要求用戶永久放棄修改、撤銷影像授權的權利。這種「數字殖民主義」正在全球範圍引發監管反思，歐盟新近通過的《人工智能法案》已將「深度偽造」技術納入嚴格管控。身份流

變中的技術哲思。面對AI修圖技術的指數級進化，人類正站在認知革命的臨界點。當Fotor AI能根據文字提示生成「理想化自我」，當元宇宙虛擬化身可脫離物理軀殼獨立存在，柏拉圖「洞穴寓言」獲得當代詮釋：我們是否正在批量生產數字時代的影像囚徒？香港中文大學媒介哲學講座教授陳冠中指出：「自拍革命的實質是認知權力的重新分配。當每個智能手機用戶都掌握影像生產工具，傳統的權威話語體系遭遇解構危機。但這種賦權若缺乏倫理框架約束，可能導致向新的技術異化。在數字身份已成「第二皮膚」的當下，如何平衡自我表達與真實性、技術賦權與算法霸權、個性化呈現與數據剝削，將是塑造未來人類認同的關鍵課題。這場始於手機前置鏡頭的革命，終將改寫人與技術的共生景觀，唯有在技術精進中堅守人文底線，方能讓自拍真正成為「照亮存在」的明鏡。」



●自拍已演變為一場關於身份建構的社會鏡像。 AI繪圖

當本能成為一個懸念

下線索，希望警察破案，並通過這種逃脫展示自己理性的成功。或者更進一步，如《白夜行》當中的高智商數學家，通過篡改死亡時間並在這個實證的思維下，去製造各種虛假證據，以故布疑雲。這樣一來，一旦兇手逃脫了，就是理性的勝利。如果他被抓獲，則更宣揚了理性的勝利，這是正義的理性戰勝邪惡的理性。

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叫做死亡的終結才是有意義的。它不是一起衝動殺人，或者誤殺。在後兩種情況下，懸念被揭曉的時候只能令人絕望，既然它是一個衝動或者無意識的結果，那麼它就成了老生常談，就像一個經驗豐富的老人在勸年輕人不要衝動，衝動是魔鬼。而這是極為令人沮喪的。因為你會發現，最終理性被打敗了。它所做的一切都無用。那位兇手是無辜的，這是一場意外。無論是衝動，還是誤殺，都是他所不能控制的。甚至，倘若實在出於不得已而殺人，你甚至還會由此對這位兇手產生同情，覺得他不該受到這樣殘忍的懲罰。這又不是他所能決定的事。

理性在這種場景當中毫無用武之地。它甚至有害，因為它通過抽絲剝繭所獲得的發現讓自己被打敗了。並讓人對於理性產生了懷疑，也許還會造成一種示範效應，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一個毫無道理的世界，既然如此，我又幹嘛講道理呢。

一個人在領悟到這一點之後，就會出現兩種反應：一，既然是天命，那便順應天命，而不是積極地去建構和行動。或者，更糟，既然惡是一種本能，何不接受自己的惡，讓自己無人敢惹。所以，那些將兇手塑造造成高智商者的劇集往往很好。兇手的智商越高，抓獲他時才越能顯示一種人本主義的勝利。人可以通過自己的智慧去懲治錯誤。而且，這裏還有一個崇高的反思，就是反思理性在何種條件下是正義的。即，它在不做壞事的時候才是好的行為。或者說，當它克制壞事的時候才是好的行為。而用理性克制理性，還代表着一種自我反思，理性在思考了理性所能產生的惡以後，通過自我淨化，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策，只好低調處理。新的自殺模式在學校不斷重複，潘某人這就當一回偵探，抽絲剝繭，直搗源頭。

早前有15歲自閉症學生在校內因更衣問題與教職員起衝突，情緒失控後以「鐵頭功」反抗。社工無計可施，惟有報警。警察叔叔循例拘捕學生，再循例送到醫院治療了事。

有網民問學校不能自行處理嗎？要報警那麼嚴重嗎？對方曰：報警已成慣例！

學校最講規矩，學生進得校門就要遵守校規。偏偏自閉症小孩的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與眾不同」。聽話更衣是絕大部分小孩都容易配合大人要求的小事一樁。但是要自閉症小孩稍稍改變生活小習慣，可能已嚴重侵犯到其「領土主權」，這是不可能妥協的「重大原則」。

社工所有的專業訓練，都無助於事到臨頭有本事收平棘手的暴力事件。能不報警嗎？潘偵探甚至可以斷言，集合全校上至校長老師社工、下至門衛工友，總動員都無法安撫那被「惹毛了」自閉症小孩的情緒。莫說社工不能濟事，來個駐校臨床心理學家、駐校精神科醫生也未必有用。

共融教育闖的禍？

學童自殺日益嚴重，當局苦無良方，只好低調處理。新的自殺模式在學校不斷重複，潘某人這就當一回偵探，抽絲剝繭，直搗源頭。

早前有15歲自閉症學生在校內因更衣問題與教職員起衝突，情緒失控後以「鐵頭功」反抗。社工無計可施，惟有報警。警察叔叔循例拘捕學生，再循例送到醫院治療了事。

有網民問學校不能自行處理嗎？要報警那麼嚴重嗎？對方曰：報警已成慣例！

學校最講規矩，學生進得校門就要遵守校規。偏偏自閉症小孩的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與眾不同」。聽話更衣是絕大部分小孩都容易配合大人要求的小事一樁。但是要自閉症小孩稍稍改變生活小習慣，可能已嚴重侵犯到其「領土主權」，這是不可能妥協的「重大原則」。

兩案綜合分析，不論自閉也好、過度活躍也好，小孩在「打老師」與「高處墮下」之間的抉擇，只取決於盛怒之下的一念之差。

近年教育當局力推將九類有「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簡稱：SEN）的學生送到常規學校，包括：智力障礙、自閉症、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精神病、特殊學習困難、肢體傷殘、視覺障礙、聽力障礙，以及言語障礙。這叫「共融教育」（Integrated Education）。

潘偵探要問：尋常學校真有這個能耐嗎？

誰肯去可憐這些病童？

死亡準備

出現無從探知，一下子便終結了你的性命和一切。即如老生常談的一句：「做人要珍惜當下，活得像人生最後的階段。」享受親人照顧的幸福之時也要為失去作準備，要學習獨立、學習自我照顧和生存。

最近有朋友在群組傳來一則故事，關於死前要做的50件事，包括旅行和學習等，但對於我唯一要做的事是多陪伴家人，讓他們知道我有愛他們。

有朋友說：「我覺得唯一要做的，就是預先安排好自己不能自主時或死後的安排，不要令家人添煩惱，所以當我在律師樓辦妥『持久授權書』及『平安紙』後，我驟覺從容，可抱着感恩的心走向這豐盛人生的尾站，預備隨時『落車』了。」

很贊成這朋友的做法，人離開就帶不走任何東西，留在俗世要處理的事務還多，抓緊時間去處理好，例如遺囑、銀行的授權、交代各項財務和物業等事項，電郵密碼……當你逐一去想時，你會發覺真的需要不少時間去安排。



網人
網事

理美美

2024年，哈佛大學僅有7%的新生選擇主修人文學科，這個比例還不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四分之一。隨後，這座以人文精神著稱的學術殿堂，在新學期取消了30門課程，當中絕大多數都是人文學科，尤其是像「全球變性史」「拉丁美洲種族的形成」這樣的小眾課程。哈佛的文科撤退並非孤例：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2023年裁撤28個專業，文科為主；英國肯特大學2024年淘汰了哲學、藝術史與新聞學等6個學科；內地高校3年內共撤銷了1,422個文科專業，而復旦大學則剛剛宣布將文科招生比例從30%降至20%……當工業文明轉向智能文明，當科技競賽成為各國戰略，人文學科那「自由而無用的靈魂」，成了時代的棄子。

現實生活中，文理科生生存境遇的鮮明對比也正印證着這一點。美國STEM專業畢業生起薪中位數超過7萬美元，文科生則幾乎霸榜失業率最高的專業榜單；中國文科生就業簽約率僅為理科生的四成，新高考改革中，招收文科生的專業斷崖式減少，中醫學、地理等原屬文科的學科都被劃歸理科陣營。當月亮不頂餓，年輕人紛紛用腳投票選擇了六便士。文科的式微，正成為全球性的學科危機。

那麼，曾經被視為文明基石的人文學科，真的「無用」了嗎？

當然不是。人文學科的價值並不在於短期的經濟回報，而在於它對人類思維、文化認同以及社會進步的深遠影響。歷史長河中，人文

文科的黃昏與破曉

學科從未真正「無用」。它是我們理解過去的鑰匙，是我們面對當下的鏡子，也是我們通向未來的指南。即使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人文學科所回答的問題依然是人類社會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

在這場黃昏中，人文學科也許需要重新調整方向，但它永遠不會失去其存在的意義。而文科的破曉，不在於與理科競爭，不在於與工具理性對抗，而在於與之共舞，在於與社會需求共鳴。只要人類還在思考，哲學就不會消失；只要人類還在敘述自己的故事，文學就不會落幕；只要人類還在追問過去，歷史就不會終結。文科的困境，本質是工業文明向智能文明轉型期的陣痛。當人工智能能寫作詩畫，人類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回答：什麼是機器無法替代的？而答案就藏在每一個拒絕被算法馴化的靈魂裏。

說到這裏，必須提一個殘酷真相：文科不死和文科生不死是兩碼事。充滿AI的世界仍然需要人文學科，仍然需要人文大家——甚至比以往更迫切，卻很可能不再需要平庸普通的文科生。然而，在文史哲的星空裏，那些最耀眼的名字，往往並非科班出身，甚至很多人來自理科世界。而關於這部分，我們下期再聊。

人文學科的道路或許艱難，但正如文學中的英雄一樣，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抵抗時代潮流的勇氣。



信而有
征

劉征

昨天看到一個兇殺案的故事情節，一個殺人者去鍋爐房燒屍體，被鍋爐房員工聽到了，好在他的師傅是那個殺人犯的內應，他阻止鍋爐工前往檢查。次日，警察來的時候，這位師傅聲稱他們什麼也沒有聽到。這時，鍋爐工對他的師傅投來疑慮的目光，並對他產生懷疑。

這個情節當中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令一個殺人者同謀成了蠢人。他原本可以坦率地說出昨晚這個情節，因為這個情節合理：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有一個平靜的夜晚聽錯，而這種坦率會讓此人成為一個高手，他通過自我暴露的方式完成了自我隱藏。

什麼時候應該開始懷疑這位師傅了呢？應該是在以後的各種蛛絲馬跡當中，鍋爐工發現了各種端倪以及異常之處，終於回憶起他師傅那晚的行為是有意為之。這時候，情節已經鋪陳很久了。

也就是說，一個疑犯，應當被塑造成一個建構者。他有計劃殺人，並鎮密策劃一切，就像那些高智商罪犯，他們甚至會狂妄地留